



座右器

□ 姚正安

不少人都喜欢在办公桌上摆放一个小型的雕塑品,比如奔马、拓荒牛、雄狮、方向盘等等,材质不同,精细不一。用意何在,当事人自知。

我的办公室桌上曾经摆了一块磐石,是一位朋友从山上背下来的,造型很像一只雄鸡。朋友说放一块石头好,我也不知道好在哪里。放了几天,嫌碍手碍脚,又穷于他人之问,撤掉了。

今之所好,古已有之。《孔子家语三恕第九》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。

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,有欹器(欹:倾;欹器:容易倾倒的器物)焉。夫子问于守庙者曰:“此谓何器?”对曰:“此盖为宥坐之器。”

孔子曰:“吾闻宥坐之器,虚则欹,中则正,满则覆,明君以为至诚,故常置之于坐侧。”顾谓弟子曰:“试注水焉!”乃注水。水中则正,满则覆。夫子喟然叹曰:“呜呼!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?”

子路进曰:“敢问持满有道乎?”

子曰:“聪明睿智,守之以愚;功被天下,守之以让;勇力振世,守之以怯;富有四海,守之以谦。此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。”

说的是有一天,孔子带着一帮学生到鲁桓公的宗庙里参观,看到了一件倾倒的器物。于是,便问守庙人,这是什么器物?守庙人回答说,这是国君放在座位右边以示警戒的欹器。

孔子说,我听说国君放在座位右边的欹器,没有水时倾斜,水不多不少时就端正,水满时就

倒下。贤明的国君把它作为最高警戒,所以,把它放到座位右边。说完,还让学生做注水试验,果如所言。孔子因此感叹:唉,哪有东西盈满了不倒的呢?

性急的子路,连忙走上前去,请教老师:请问老师,有没有保持不盈不满,中正不倒的方法呢?

孔子说,有啊。聪明睿智的人,用愚朴保持中正;功盖天下的人,用谦让保持中正;勇力震世的人,用怯懦保持中正;富有四海的人,用谦卑保持中正。这就是退损再退损保持中正的方法。

所谓中正,就是不虚不满,不倾不倒,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程度。

我不知道欹器是如何构造的。但从注水试验来看,很有启发意义。无水则倾,水满则覆,只有当水处于中间状态,才不偏不倚,不倾不倒。

国君所以置于座右,是时时提醒自己,要建立功业,无业则败,要时时谦虚谨慎,自满则覆,时时虚怀若谷,不断反省,不断进取,做到智而愚,功而谦,勇而怯,富而卑,才能永守成业。

国君如此,普通如我等,如果不学习,不努力,无所事事,一事无成,自无可立于社会,势必“虚而欹”;一有小成,便志满意得,止步不前,必然“满而覆”;只有坚持学习,努力进取,挑战自我,才能永立不败之地。

欹器所蕴含的道理就是“谦受益,满遭损”。

欹器作为座右器,其作用与座右铭相同,只是表达的手段不同而已。器,形诸于物;铭,诉之于字。

不管用什么物件作为座右器,也不管用什么文字作为座右铭,关键是要从中得到启悟,引领人生。

提及先进典型,人们以为这些人总是与鲜花和掌声、荣耀和地位相伴相随,觉得他们台上台下占尽风光,人前人后名利双收,让人羡慕。但在这光鲜背后,他们付出的艰辛却少为人知,所作所为让人不解甚至生厌,这让典型很是尴尬。笔者曾在部队二十来年的时间里,采访宣传过一些很有影响的先进典型,对他们内心的酸甜苦辣略知一二,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先进典型真是很不容易:他们有的长期过多过早地透支体力,小病拖成大病,大病拖成重症,最后落得终身病残;有的被领导误解却无处诉说,打断牙齿往肚里咽,纠结难解,很是无奈;有的一心想着知恩图报,急难险重甚至危及生命也全然不顾……虽然他们有着常人一样的儿女情长,也食人间烟火,却与常人生活渐行渐远,让人唏嘘不已。

过多透支,积劳成疾,最终落下病残身軀。他叫张书荣,是一个守备连的连长。“只有平时苦练兵,战时才能打胜仗”是他的信条。1986年恰逢农历丙寅年,那年南京军区在全区上下开展了“人人争当小老虎”的大练兵活动。由于我们是一支几十年任务不变的守岛部队,坚固的防御阵地,熟悉的防区环境,加之又多年无装备更新,官兵们的练兵热情不高。张书荣连队的百余名官兵却在练兵场上生龙活虎,杀声震天,练兵激情高涨。在该连蹲点的要塞区曾司令员跟着官兵们摸爬滚打整整一周,才找到答案:连长张书荣是一心一意为打仗,以身作则冲在前的优秀基层指挥员,兵被他越练越活,越练越精。曾司令员要求总结宣传该连组训方法,尤其是张连长的先进事迹。我参与采写的《虎年虎将练虎兵》《一人操作一门炮 战时减员不减战斗力》的稿件,军区《人民前线》报分别用两个整版篇幅和头版头条位置予以刊载,一时在全区引起轰动。张书荣又是被首长接见,又是去巡回报告。为减少对家庭的牵挂,他动员妻子放弃教师岗位,随军当了一名家属工。一天战术训练,一身泥水的张连长突然昏倒在地,不省人事。虽抢救及时挽回了生命,但因身体多个器官损伤,尤其是多年的肝病发展成肝硬化已至晚期,给人强健之身印象的张连长,竟告别他钟爱的练兵场。那段时日,他对前来看望他的首长、战友们重复着同一句话:我这病来的不是时候,穿着军装不练武,愧对这身军装啊!

有口难辩,无处诉说,心里的酸楚无人知晓。他叫徐正仕,是独立守备连的一位指导员。这是一个只有3.28平方公里的小岛,人少岛荒又远离大陆,官兵们的情绪波动很大。在团机关当干事的徐正仕主动要求平职调去当指导员。一段时间下来,他了解到官兵不安心的原因:一是源自其父母,担心孩子身处东海前哨交通不便,信息闭塞,时间一长,非呆即傻。二是官兵觉得文化生活太过单调,与其度日如年,不如早点回家。徐指导员对症下药。一方面主动与他们的父母联系,介绍连队情况,并诚邀上岛体验,以消除顾虑和担忧。另一方面丰富连队的业余文化生活,二胡组、口琴队、合唱团等陆续组建。一时间,父母支持、鼓励的信件增多了,连队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活跃了起来,官兵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随着《音乐岛的魅力》《海岛拴心柱》两篇通讯在《解放军报》《人民前线》报一发表,徐正仕声名鹊起,成了全要塞区部队的聚焦点。恰巧此时,部队上下正在开展“热爱第二故乡”教育,有这样一位典型,领导们如获至宝。政治部主任亲点部里的两位笔杆子,再次登岛

那天回老家,看着房间里那台灰漆斑驳且生锈的冰柜,我的思绪飘回了童年。

上世纪末,我十来岁,弟弟小我两岁。我家在村里开了商店,生意特别好。到了夏季,经常有卖冰棍的小贩在我家门前。他们推着自行车,车后座绑着一只白色小木箱。“冰棍、冰棍,凉爽的冰棍!”小贩的吆喝声,吸引了村里的孩童。当然,我和弟弟也禁不住冰棍的诱惑,缠着父母,讨些零钱,去买那透心凉的冰棍。

不知哪一天,父母将一台崭新的冰柜运回了家。我和弟弟两只小手拍得通红,夸赞父母的英明之举。其实,我们兄弟俩有自己的小心思,那就是随时能吃到凉爽的冰棍了。父母将卖冰棍的任务交给我们,还定了奖励方法。母亲说,只要一天卖掉三十支冰棍,我和弟弟就能每人享用一支;如果卖掉五十支冰棍,每人便可享用一块奶油冰砖。

我记得,那时冰棍两毛钱一支,冰砖八毛钱一块。尽管我和弟弟热情高涨,但每天卖出去的冰棍也就三十支左右。这样,我们虽然能吃到冰棍,但心心念念的冰砖却成了一种奢望。

那年头经常停电。只要停了电,父亲就焦急地从冰柜里取出一些冰棍和全部冰砖,放在用小棉被铺好的小木箱里,然后踏上自行车急驰而去。父亲不仅在本村卖,还骑车到邻村。每次看着父亲满头大汗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,我总在心里责备他不给我和弟弟留一两块冰砖。

让典型回归

□ 黄安良

收集挖掘徐正仕细微之处的闪光点,尚无人知的高境界,可以借鉴的妙主意。两位笔杆子也是不负首长所望,凭借生花妙笔,一个通宵下来,洋洋洒洒近万字的事迹报告便跃然纸上。徐正仕看着看着,内心很是忐忑不安,喃喃地说道,两位领导,我真的没你们写的这么好,有的事我连想都没有想过,这样的报告我说不出口啊!能不能改一改,我是怎么做的,你们就怎么写,这样我心里才踏实。两位干事摇着头,开导他:你也别太认真啦,典型重要的是让人感动,平常人、平常事谁都会做,那要典型何用?徐指导员还想做些解释,两位已无耐心,站起来摆摆手:报告是我们写的,有责任我们负,况且我们也是领会首长意思起草的,你现在要力求把报告形象生动地做好,要是能引起轰动效应那就更好!事已至此,再解释就真的不识抬举了。徐指导员暗想,就按他们写的去说,做过的继续巩固,力求更好,没有做的,尽快补上,不求荣耀,但求心安。一时间徐指导员的报告确实反响热烈、引起轰动,他也被授予“守岛标兵爱兵模范”荣誉称号,家属也因此被提前批准随军。一切来的如此突然,这让徐指导员很是愧疚和不安。谁知,三个月后,在外学习归来的团政委看过报告稿,心中很是不爽,身为政工干部理应多做少说,不能只顾荣誉而不知廉耻!随即叫来徐正仕,如此这般一番教诲。徐指导员欲将原由细说分明,被政委打断:这个教训你得记住,政工干部如何做你是懂的,为妻子早点随军而沾名钓誉的事不能干。说得他满脸通红,蒙受奇耻大辱,恨不得钻入地下。年底,徐指导员便调离了,据传是团政委力荐的。

知恩图报,不畏艰险,生命定格在了不惑之年。他叫费根银,旅船运中队队长(正营职)。由于全旅部队分散驻守在7个岛上,武器装备、生活补给全靠这个中队运送,官兵们迎台风战恶浪,既辛苦又危险。费队长深知这些,凡是吃苦受累、危险当口他总冲在一线,深得大家敬重。1986年是红军长征会师陕北50周年,为此,南京军区组织部分英模走长征路,费队长作为二等功臣有幸参与。荣誉在身,他深感荣幸和不安,觉得自己更应加倍工作报答组织的关心和厚爱。由于他长年海上颠簸,几年前就患有严重胃病和肝病,每年体检超标的项目都在增加。为照顾他的身体,部队确定他就地转业。由于是二等功臣,又熟悉海上航行,经与地方力荐商讨,他被破格安置为县交通局副局长。还没上任,一套120平三室一厅的福利房便已落实,这让费根银深感意外又十分感激,他深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军地双方组织和领导关心关爱的结果。他见在部队所剩时间不多,更是加班加点,手把手地做好传帮带。每次出海执行任务,他仍像往常一样,或在驾驶室,或在甲板上忙碌着。有好友劝他该忙忙自己的事,他总是笑笑说,我的事都让组织和领导帮我办了,我要知恩图报才对。也正是应了“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”那句老话,这天中队一艘执行任务返航的登陆艇被水下的鱼网死死缠住,螺旋桨进退不得。这时水下涌浪湍急,失去动力的船艇摇晃厉害。见此情景,费根银二话没说,纵身一跳潜入海里,用匕首一点点地割掉缠着的鱼网。他每过二三十秒浮出水面换一口气,继续下潜除障。这样持续了十余次,鱼网终被解开,危险解除了,可费队长却因体力耗尽,再也没有上来,生命定格在了不惑之年。

典型人物源自普通人,也有常人情,但光环加身后,他们总在力求尽善尽美,似不食人间烟火,常人很难做到。他们付出越多,人们越敬而远之,典型的意义与作用反倒打了不少折扣。这是很值得领导和典型们共同深思的——让典型回归多好!

怀念冰砖融化的日子

□ 林华鹏

有时,父亲带着笑容赶回家,还未下车就对母亲说:“走了两三个村庄,冰砖全卖掉了。”我和弟弟打开小木箱,见里面只有三四支正融化的冰棍,很不情愿地拿出来,三下五去二地就下了肚。有时,父亲面带愁容地回家,我知道,一定是冰砖没有卖掉。“给孩子吃吧。”听到母亲这句话,我和弟弟急忙跑到小木箱前。父亲小心翼翼地从小箱里取出冰棍,我和弟弟一人拿一块,轻轻撕开纸盒,舍不得大口大口吃,慢慢地舔。那伴着奶油味的清凉感从嘴里一直爽到胃、甜到心。

一次,父亲带着未卖完的六块冰砖回来,我和弟弟正准备享用时,突然电来了。我心想,这下没戏了,冰砖要下冰柜了。没想到,父亲叹了口气说:“你们吃吧,去给林伯伯家送三块。”当时我很纳闷,连冰棍都舍不得吃一支的父亲为何如此慷慨?

后来,村里电网经过几次改造,不怎么停电了,父亲也不再踏着自行车去卖冰棍和冰砖了。偶尔停电时,看着快要融化的冰棍和冰砖,父母会叫我和弟弟给左邻右舍送去。

再后来,村里很多人家买了冰箱,也会备上一些冰棍、冰砖以及其他冷饮。不久,我家的商店停业了,因冰柜用电量较大,父母将其搁置一旁,成了一种摆设。

变蛋

□ 刘艳萍

前年,有点难,卖了房子。买家朴素得和我差不多,一来二去的,成了有走动的异乡亲戚。前天,她送了点变蛋给我。老家带来的。

迫不及待,回家就剥了四个,洗洗切切,倒点生油,端上桌了。还是那个味儿。

小时候,变蛋难得。那时候,几乎所有的吃物都难得。通常,鸡屁股是银行。偶感小恙,才能吃个鸡蛋,有时真是希望自己头疼脑热的,可以吃点好的。想吃变蛋,难矣。

除了生病,割麦的时候也可以吃点好的。割麦体力消耗太大,需要补充。我和我弟在麦收时,都有起码一个星期的假期。我们俩,像两头小毛驴,各自拉着板车前面的两条绳子,甚至,我爸一吆喝,我俩还能赛起跑。

麦收的天,其实已经很热了。我爸妈基本是凌晨四点钟就赶到地里挥镰。我天亮起来,烧稀饭馏馒头,炒土豆丝或者包菜,我和我弟吃饱,再给我爸妈带点,就也去地里了。估计可以装一板车,我妈就捆麦,我和我弟搬运,我爸装车。一条粗缆绳,紧了又紧,我妈说:“不能再装了,龙河太费劲。”我爸就止住了。

龙河,水有多深,我并不知道,但龙河的河堤有多高,我知道。收庄稼时,过龙河,夸张点说,是刘庄乡民的天堑。庄稼地基本都在河东,我们住在河西。先要下坡,因为坡陡,不得已,河堤小路是绕了两个弯的。下坡时,我爸紧紧地抱住板车把,身子使劲往后靠着麦捆。我和我弟,往后面拽着绳,感觉像玩顺地滚的游戏,其实我爸捏着一把汗呢。

下坡之后,龙河桥的难走主要在于险,桥宽刚好够板车通过,两个车轮子恰好压着最边上。我爸一边谨慎地把好方向,一边叮嘱我和我弟注意安全。过了桥,是一定要歇口气的,因为大挑战来了。上坡。

上坡,坡还是那么陡,可是因为地方受限,没法绕弯,只能直上。我爸吐口唾沫,

搓搓手,喊上“一、二、一、二……”的劳动号子,我们仨憋红了脸,往上拽板车。最后,只感觉身体一轻,车轮子上了平地。乘势轻快跑五十米,最让我和我弟高兴的小摊就到了。

这个摊子,只在麦收时才有。一个盖着棉被的木箱子里是棒冰。一个篮子里是变蛋。一个放着井水的桶里是啤酒。我爸给我们买几只变蛋,两根棒冰,他自己喝一瓶啤酒。我们就继续拉车赶路了。

变蛋的香,成了童年麦收时节战胜太阳之辣和丰收之累的诱饵。

我离乡多年,回家必去龙河走走。旁边新修的人民路太宽了,龙河堤岸像是风烛残年失去威严的我爸,那一下一上的陡坡没了,河上的桥也没了。最近几年,我总做梦过河,河水漫过了桥,我在努力拉板车。水很急,车很重,累得一身汗,有时是累醒了,有时是该起床上班了。

拉车累,但拉车是人生标配,能够吃变蛋拉车,还是幸运的。

变蛋是鸡蛋做的,把鸡蛋在按配比混合的石灰锯末里一滚,过几天,蛋白透明有冰花,蛋黄粘稠香淳。一口吃下去,美味不可方物。

变得好的蛋,掂在手里,扬起再落下,手心里有颤巍巍的余震。如果你愿意,剥下来的干石灰,再和小桃红(麦收时,农家养的小鸡可以自己出去啄食了,会买颜料染鸡翅膀或者其他部位),涂在指甲盖上,就是当年的格式化美甲,女孩子爱这么干。

那时候,我们在小摊子上补给了,也会带给在地里继续割麦的我妈,虽然她其实并不舍得吃,剥开了也总是让我和我弟咬一口再咬一口。就一个鸡蛋啊,何况那个月的鸡蛋,都真实的袖珍。

煽情点夸张点,风雨人生四十年,我之所以闷头拉车不轻易言弃,其实,和龙河边的我爸妈有关。小小的变蛋,给我无尽想念和营养。